

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语言适应性问题调查与分析

李振中,甘斐哲^①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 三峡移民语言适应性问题重要的社会民生问题。文章从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角度,以衡阳地区三峡移民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三峡移民语言适应性问题,对三峡移民的语言使用能力与话语模式、语言态度及其在性别、年龄、职业等变量上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对三峡移民当前接纳衡阳话的程度、语言观念的变化、语言生活倾向和今后的语言走势做出可能性预测,以期为三峡移民后期帮扶政策的制定及和谐社会语言的构建提供参考与依据。

[关键词] 衡阳地区; 三峡移民; 语言适应性; 后期帮扶; 社会民生

[中图分类号] H0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5-0008-05

据《湖南日报》2005年7月15日星期五A1版报道,衡阳市在2001年8月13日、2002年8月17日、2004年7月25日分三批接受安置三峡移民337户1484名(包括1名迁入途中诞生的小孩),成为湖南省安置移民最多的市。第一批移民233户1002名,来自重庆忠县新生镇;第二批36户156名,来自重庆忠县乌杨镇;第三批68户326名,来自重庆开县后坝镇。这些移民安置在衡阳地区的衡南县、衡阳县和衡山县。

移民在衡阳地区定居时间最长已超过10年,最短也已达8年。“迁得出”既成事实,“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则为关键。移民要“稳得住”,则必须能适应衡阳地区的环境和生活,而语言交际问题是日常生活的首要问题。因此,语言适应性问题也就成为了三峡移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民生问题。毕竟,移民原来全部讲西南官话(下称“家乡话”),而衡阳地区属于湘语区长益片(下称“衡阳话”)。移民的家乡话与衡阳话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均存在显著差异^[1-4],这势必给移民的语言交际带来一定困难。也即移民势必存在语言接触所带来的语言适应性问题^[5]。至目前,移民语言适应性情况怎样?移民是否已融入衡阳地区的语言生活?本文针对这两大问题进行专门调查与分析,以期为移民后期帮扶政策的制定及和谐社会语言的构建提供必要的参考和依据。

一 调查方案

(一)调查问卷的设计。根据本次研究的目的,课题组预设了移民语言适应性问题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有17项,即被调查者基本信息、言语态度、言语行为和言语使用能力等。我们从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学历以及职业开始,根据调查对象围绕这些方面设计问题:对迁入地衡阳话的喜好程度、对学习迁入地衡阳话的认识程度以及目前正在学习迁入地衡阳话的缘由、目前习得迁入地衡阳话的程度等。这样设计问题,旨在能够尽可能客观而真实地折射出移民对原来迁出地和目前迁入地方言的态度、在平常生活的交际中言语运用情况、言语适应度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日常言语交际困难等相关问题。

(二)调查点与调查方式的选取。调查只针对有移民的地点进行,即采用通常所说的定点调查法。衡阳地区移民是“集中安置到县乡、相对分散安置到村组”,具体是:(1)衡南县165户707名。三塘镇54户228名,安置在前进村、龙唤村和三塘村;茶市镇68户309名,安置在茶市村和关头村;相市乡44户170名,安置在杨木老村和八仙村。(2)衡阳县136户621名。西渡镇32户132名,安置在九连村、正大村、交岭村;樟树乡33户162名,安置在罗洪村;柅山乡21户99名,安置在木口村和星光村;演陂镇16户75名,安置在尤弗村;台源镇34户153

[收稿日期] 2012-06-28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语言适应性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10D065)

[作者简介] 李振中(1969-),男,湖南武冈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名,安置在庆明村、爱明村、长青村和龙福村。(3)衡山县36户156名。开云镇17户71名,安置在排前村和金龙村;长江镇10户43名,安置在石桥村和石子村;师古乡3户17名,安置在跃进村;店门镇6户25名,安置在茶园村。

因此课题组选取移民相对集中的11个调查点(村)。这些调查点是:衡南县三塘镇前进村和龙唤村、衡南县茶市镇茶市村和关头村、衡南县相市乡杨木老村和八仙村、衡阳县樟树乡罗洪村、衡阳县柅山乡星光村、衡阳县台源镇爱明村和长青村、衡山县开云镇排前村。除了问卷调查采用定点调查法之外,课题组还根据社会调查法的调查原则^[6],采取了一种较为具体的调查方式,即进村入户的问卷填写法与家庭成员个案访谈法相结合。为了使调查结果有可靠的效度和信度,调查者采用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询问被调查者,并即时逐题记录。

(三)调查的经过。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开始,课题组设计好调查问卷。2011年3月至6月,按照预定计划,课题组成员进入移民迁入地了解移民语言生活状况。课题组先后选定的调查对象共计372人,超过衡阳地区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系列调查中回收了361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共356份。根据调查工作的需要,除了课题组成员之外,还邀请了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级卢兰、何意、张婷、贺玲芳、王莉等五位同学参与调查。

二 调查统计

对356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这次受调查的移民,男性170人,占47.80%;女性186人,占52.20%。男女比例较为合适。

(一)被调查移民的基本情况和对衡阳话的使用情况:(1)移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中,146人为小学文化程度,占移民总数41.00%;43人是文盲,占移民总数12.00%。(2)女性较之男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被调查移民中,男性普遍(93.00%)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文盲只有10个;其中,有23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是男性移民的13.52%。有160名女性移民具一定文化程度,是女性移民的86.02%,只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12人,是女性移民的6.45%。(3)衡阳话的使用能力较低。356名被调查移民中,只有12名移民能够真正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与迁入地居民进行日常交际,是这些移民总数的3.37%。(4)女性移民较之男性移民,不喜欢衡阳话的绝对比例更高。男性移民中,71人喜欢衡阳话,占41.77%;42人不太喜欢

衡阳话,占24.71%。女性移民中,81人喜欢衡阳话,占43.55%;56人不太喜欢衡阳话,占30.11%。(5)男性移民较之女性移民,其衡阳话使用能力更强。356名被调查移民中,81名男性移民不会听说衡阳话,占22.75%;92名女性移民不会听说衡阳话,占25.84%。11名男性移民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进行交际,而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进行交际的女性移民仅1人。(6)调查发现,移民交际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356名被调查移民中,240名移民尽量使用普通话与迁入地居民进行交际,占总数的67.42%。在更多的情况下,大部分移民采取普通话与家乡话相结合的方式交际。

(二)由于文化程度的差异,移民对衡阳话的语言态度不一样。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对衡阳话的情感表现是:(1)移民因文化程度不同,对衡阳话表示不喜欢的比例也不一样。在356名被调查移民中,52.80%的文化程度为文盲,35.50%的文化程度为小学,20.76%的文化程度为初中,4.69%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高中以上。(2)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表示喜欢衡阳话的具体比例是:文化程度为文盲的移民中,喜欢衡阳话的比例是34.12%;文化程度为小学的移民中,喜欢衡阳话的比例是41.98%;文化程度为初中的移民中,喜欢衡阳话的比例是42.49%;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移民中,喜欢衡阳话的比例是60.12%。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移民中,喜欢衡阳话的比例为最高。这也就说明了,移民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的话,在情感上也就越容易习得并接受新迁入地居民所操的方言。

(三)不管喜欢或者不喜欢衡阳话,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衡阳话。那么,移民熟悉衡阳话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使用迁入地衡阳话的语言能力又如何呢?调查显示,移民使用衡阳话的情况随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态度而不同。具体情况是:(1)在喜欢衡阳话的移民中,不会听说衡阳话的占34.12%,能直截了当、准确流利使用衡阳话交谈的占7.05%(25人)。在不太喜欢衡阳话的移民中,不会听说衡阳话的占86.98%,至于能够准确而流利地使用衡阳话交际的则为0.00%。(2)在不喜欢衡阳话的移民中,男性人数占356名被调查移民的44.14%,女性人数则占356名被调查移民的55.86%。可见,在不喜欢衡阳话的移民中,女性较之男性,其比例远远要高。这也就说明了,移民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其对接受迁入地新方言的语言态度的差异大小存在必然的关联度。

(四)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使用衡阳话情况的

调查结果显示:(1)在调查的所有文化程度为文盲的移民中,有将近 90% (87.91%) 的人不会听说迁入地居民所说衡阳话。占这次 356 名被调查移民中不会听说衡阳话人数的 19.01%。而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移民中,72.22% 的人具有一定衡阳话的使用能力。(2)在调查的所有文化程度为文盲的移民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较为准确流利地使用迁入地的衡阳话。那些能够准确流利使用迁入地衡阳话的移民大多数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这就说明了两点:一是移民的文化程度越高,他们习得好衡阳话的能力也就越强;二是移民的文化程度与他们能够接受或者习得迁入地新方言的语言能力的关系较为密切。

(五)调查显示,移民对衡阳话接受或者习得的能力,与他们从事的职业或者当前正在进行的学习、生活等与语言密切相关活动的不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情况是:(1)移民学生习得或者准确流利使用衡阳话的能力最强。在这次 356 名被调查移民中,有 25 名移民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这 25 名移民中,23 名是在校学生或者刚刚不久才从衡阳地区的学校就读出来的学生。进一步调查还显示,90.12% 的移民学生具有一定使用衡阳话的语言能力。(2)如果主动外出融入当地的不同社会活动,就能够增强移民们的衡阳话使用能力。调查发现,那些长期蜗居在家、不出家门的移民,他们的衡阳话使用能力是最弱的,仅仅有 19.15% 的长期蜗居在家的移民能够做到只会听不会说。这些长期蜗居在家的移民中,男性占 23 名,女性有 56 名。(3)那些主动外出在衡阳地区与迁入地居民一起打工或者参加当地其他职场工作的移民,他们的衡阳话使用能力普遍要比那些长期蜗居在家的移民强。这就说明了,积极融入迁入地职场或者生活环境是移民们学会学好衡阳话的主要条件。或者说,移民要学好学会衡阳话,关键是要积极主动融入到讲衡阳话的语言环境当中。

(六)移民迁入目的地,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方言地区。在迁入地衡阳地区,移民的衡阳话接受程度或者使用能力还随着年龄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差别。四个不同年龄段(12 岁以下、12~22 岁、22~42 岁、42 岁以上)移民的衡阳话使用能力情况是:(1)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的移民有 25 人(前已述及)。这些移民的年龄集中在 12 岁到 22 岁之间。如果按“从小到大”四个年龄阶段排序,不会听说衡阳话的移民的人数比例则分别是:15.23%,19.13%,49.02%,79.18%。(2)12 岁以

下的移民中,有 97.17% 的移民具有一定的衡阳话使用能力;12~22 岁之间的移民中,有 87.16% 的移民具有一定的衡阳话使用能力;22~42 岁之间的移民中,有 58.09% 的移民具有一定的衡阳话使用能力;40 岁以上的移民中,有 19.06% 的移民具有一定的衡阳话使用能力。

这种衡阳话使用能力的明显的年龄分层现象,是移民们在语言适应、语言习得以及语言接触与语言融合过程中的客观自然现象。由于移民们的年龄不同,不同年龄的移民在语言适应、语言习得以及语言接触、语言融合上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具体而言,移民的年龄越小,则主动接受和主动使用新迁入地方言的语言能力就越强;而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移民的年龄越大,他们主动接受和主动使用新迁入地方言的语言能力就越弱。这就说明了,低年龄段是移民主动接受和主动使用迁入地新方言的先决的优势条件。这些处于 12 岁到 22 岁之间年龄段的移民孩子,经常生活在家庭以外的环境中,或者在当地学校就学或者在当地职场就业。这些移民孩子对迁入地新方言的主动接受和主动使用能力普遍较强,因此他们就能够准确流利地使用衡阳话与当地居民进行很好地交流。

(七)在 356 名被调查的移民中,随着年龄段的不同,他们对衡阳话的语言态度具有程度上的不同。移民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其喜欢衡阳话的程度的调查结果是:12 岁以下的移民有 35 名,其中 34 位喜欢衡阳话,占总数的 98.00%;其余年龄段的移民,比如 12~22 岁、22~42 岁、42 岁以上,喜欢衡阳话的比例分别为 51.00%、45.67% 和 40.12%。这既说明了移民的语言态度与他们的年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也说明了不同阶段的年龄与移民对迁入地新方言的接受度有较大的关联。具体来讲,移民的年龄越小,其适应迁入地新环境、新方言的能力就越强,接受新事物、新方言的能力也就越强;随着移民年龄的增长,他们对新环境、新事物、新方言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就会不断减弱。以上不同年龄段的移民表现出的对衡阳话的语言态度、语言情感、语言倾向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三 调查分析

(一)移民语言生活的主观倾向分析。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从语言的工具性来看,语言应该没有什么其他主观感情色彩。但从人们表达的特殊需求而言,在具体的语言选择和语言运用上,往往难免附上一定程度的主观感情色

彩。进而言之,人们的语言依赖度和接受度,不可能不烙上主观感情和主观印记。同时,对语言的熟悉度,连同年龄差异、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甚至所处社会环境差异和家庭背景差异等方面的差异性 or 差异度,都往往会引起人们对不同语言做出不同的语言主观评价(或者语言主观评判)。当移民主观上的单纯喜欢或者由于生计问题而要求自己去接纳一种新的语言时,所持的主动融合或者被迫融合的语言态度,都会要求自己主动而努力地去找机会、创造性地学习迁入地的新方言。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移民的语言态度往往会较为直接地影响移民对迁入地新方言的习得喜好度和习得接受度,也往往会直接影响移民掌握迁入地新方言的程度^[7]。在被调查的170位男性移民中,有42名不喜欢衡阳话,且有81名不会听说衡阳话。经常使用普通话或者家乡话的男性移民有147名。186位女性移民中,有56名不喜欢衡阳话,不会听说衡阳话的则有92名(超过49.46%),经常使用普通话或者家乡话的有179名。毫无疑问,移民对衡阳话的尽快习得程度往往会受到移民对迁入地新方言的学习积极度的制约。

(二)移民语言生活的话语模式分析^[8]。调查发现,移民会根据不同场合、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种类的话语使用模式。

第一种是对家庭成员内部成员之间的话语使用模式。调查表明,不管哪一年龄阶段的移民,都主要使用家乡话与家庭成员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具体情况则是,对家庭成员完全使用家乡话的移民中,42岁以上的占100%;对家庭成员完全使用家乡话的移民中,22岁至42岁之间的占94.26%;对家庭成员完全使用家乡话的移民中,为数不多的移民家长由于某种原故,有时会使用普通话跟子女交流;对家庭成员完全使用家乡话的移民中,22岁以下的学生移民的比例也同样为100%,同时在家庭成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的家庭中,也有少数学生移民会选择普通话与家庭成员交流。由此可见,移民的家乡话在移民家庭成员内部的交流中仍然具有较为绝对的主导优势。就移民语言生活的话语模式的使用类型来看,话语使用模式比较单一的是处在42岁以上的移民群体中,话语使用模式相对较为多样的是处在中青年移民群体中,因为在这一移民群体中,普通话和移民的家乡话都可以成为话语交际的主要手段。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一个家庭在家庭成员之间使用衡阳话进行交际。

第二种是对非家庭成员的移民之间的话语使用模式。调查显示,在这一话语使用模式上,各个年龄

段移民的人数比例都是100%,也就是说,移民对非家庭成员的移民之间的话语使用模式最主要的仍然采用家乡话,换言之,移民家乡话在非家庭成员的移民之间仍然是最主要的话语使用模式。这一话语使用模式较之第一种移民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话语使用模式,在人数比例上稍微有一些变化。这就说明了,移民在家乡话的选择上,不仅取决于话语对象的移民身份的心理距离的拉近,而且取决于话语对象双方家乡话的心理认同的共鸣。

第三种是对迁入地原居民的话语使用模式。调查显示,不管哪一年龄阶段的移民,都不可能采用家乡话与迁入地原居民进行日常交流,普通话才是移民普遍使用的话语模式。在这一种话语使用模式中,各个年龄阶段的移民,在具体表现上又往往不一。在42岁以上的移民群体中,使用普通话与迁入地原居民交流的占70%。年龄稍大、文化程度偏低的移民群体中,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与迁入地原居民使用家乡话的占20%。高龄移民群体中,不曾与迁入地原居民交流过的占10%。22~42岁的移民群体中,使用普通话与迁入地原居民进行交流的占94.15%,其中大约有13.78%的移民可以同时使用衡阳话。在22岁以下移民群体中,使用衡阳话与迁入地原居民进行交流的占第一位,比例高达71.32%,而普通话模式倒是被降到第二位,仅占28.68%。由此可见,移民的年龄差异往往带来移民话语使用模式上的明显分化。

(三)移民语言生活的衡阳话习得压力分析。衡阳话属于湘方言的长益片。湘方言在发展过程中,在扬弃过程中,在吐故纳新过程中,不仅吸收新的成分,而且继承并保留一些自身特色,将自己发展成为了极具个性的汉语方言之一。据我们调查,目前在衡阳地区谋职的外来工,有许多已逾10年。但是,这些在衡阳地区生活已逾10年的外来工,绝大部分仍然不会说一口流利而准确的衡阳话。个中原因很多,基本的有三个:第一,在客观上,衡阳话太难学;第二,在客观上,随着普通话在衡阳地区的逐步普及与提高,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际不会很困难;第三,在主观上,这些外来工是来务工而非定居的,他们在主观心理上对衡阳地区本来缺乏归属感,因此在主观上失去了学习衡阳话的积极性、能动性。而与此恰恰相反,移民是必须在衡阳地区定居的,因此仅仅掌握或者学会普通话,显然远远不够。毕竟,如果不会迁入地的新方言,就很难融入迁入地社区,很难融入迁入地文化,也很难融入迁入地社会^[9]。在调查中,许多移民对我们的反映说明了,移民的语言

适应性问题已影响到移民的日常生活。比如,由于语言交际问题,导致他们感觉很难在当地经商做生意;由于语言交际问题,导致他们与迁入地居民的关系也远远不如迁入前邻里关系般融洽。10 年来,由于语言交际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复杂心态,往往导致其他更多的一些不和谐现象。10 年来,移民已经深刻体会到,对衡阳话的接受,就是对衡阳地区心理认同的表征。10 年来,对衡阳话习得的不足,使移民在各种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了较为巨大的心理压力。

(四)移民语言生活的今后走势分析。在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过程中,移民势必会很自然地与衡阳地区原居民产生不同语言(西南方言和湘方言)之间的磨合。这种磨合自然会由于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异度,以及移民的职场性质的多样性而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同时,这种磨合在速度与力度上也会呈现出时空上的多样性分布态势。这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即:在总体趋势上,这种磨合只能朝着有利于移民个体及移民群体的未来生存与未来发展迈进。一来,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平稳发展、快速发展、协调发展的最好时期。二来,目前既有国家科学宏观的语言政策,也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的正确引导。由于这两大方面的原因,三峡移民的语言适应性问题及其特点,与今后的发展走势,肯定也会表现出与我国历史上其他情况下移民语言演化特点根本不同的特点。经过 10 年来全方位的社会接触和文化接触,移民语言生活的话语使用模式业已呈现出清晰的态势:向移民各个年龄阶段分化的态势;向移民日常语言生活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这种多样化态势表现为家乡话、衡阳话、普通话成为不同场合、不同对象之间的交际用

语。跟这种情况相匹配,移民单语型(家乡话)、双语型(家乡话和普通话)、多语型(普通话、家乡话和衡阳话)会在一定时间内共存。语言的融合、兼并或消失,大都受语言环境影响^[10]。伴随移民新生代,尤其是移民新新生代的出生和成长,移民将最终成为另一新兴型的双语居民(普通话和衡阳话),实现语言、文化、社会的最终融合和认同。移民语言发展到这一阶段,移民就能说上一口流利的衡阳话,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衡阳人。

[参考文献]

- [1] 李振中. 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语音特点考察[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95-98.
- [2] 李振中. 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疑问句考察[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1): 84-88.
- [3] 李振中. 湖南衡阳地区三峡移民迁入初期语气词考察[J]. 湘南学院学报, 2010(1): 11-15.
- [4] 李星辉. 涟源三峡移民方言与当地方言特点比较[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 108-111.
- [5] 游爱军, 苏莹荣. 三峡移民社区整合与社会适应性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00(12): 23-26.
- [6] 郝大海.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67-89.
- [7] 刘青松. 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交际的影响[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 105-107.
- [8] 佟秋妹, 李伟. 江苏三峡移民语言选择模式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1(1): 38-47.
- [9] 何泽仪, 彭婷. 入湘三峡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文化融合探析[J].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1): 47-51.
- [10] 彭婷. 入湘三峡移民的迁徙对方言演变的影响[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1): 112-116.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anguage Adaptation Problems of Sanxia Immigrants in Hengyang Area

LI Zhen-zhong, GAN Fei-zh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daptation problems of Sanxia immigrants are important social lif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fusion, taking Sanxia immigrants in Hengyang as subjects,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adaptation of Sanxia immigrants. Sanxia immigrant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discourse model, language attitudes and the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occupation are analyzed. Possible predictions about Sanxia immigrants' absorbing Hengyang dialect, change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clination of their language life and future language development have been made 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making of policy on future help for Sanxia immigrants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in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Hengyang area; Sanxia immigrants; language adaptation; future help; social life